

相顾无言泪满襟

李 动

晚餐后来到小花园散步，嘉兴的堂弟来电告知，明天上午带叔叔、婶婶来上海探望老父，让我把父亲住院的地址传给他。我叮嘱他从医院的西大门进，提前十分钟打我手机，我出去接他们。

我问堂弟，叔叔八十几了？回答已88岁高龄。我担忧地说，他来上海能行吗？堂弟说，身体尚可，能自己走路，只是眼睛不太好，不能看书，也不能看微信。

我心想老天爷太残忍了，剥夺了叔叔读书的爱好。叔叔寡言，喜欢看书，我任杂志主编时，寄去的每期杂志，他都认真阅读，还在一些有趣的文章上用红笔划了道道杠杠，反复阅读。我寄去自己涂鸦的书，他是最认真的读者。

掐指一算，叔叔比父亲小9岁，父亲已97岁，已不能行走，每天清晨靠保姆小杨抱起坐一两个小时，进食靠鼻饲，小便插导尿管，大便也在床上解决，整天躺在病榻上。我每周六去探望老父，常常见他闭眼昏睡，小杨紧贴着他的左耳，告知小儿子来了。他有时睁开惺忪的眼睛瞅我一眼，然后继续昏睡，有时却怎么也唤不醒。我担心叔叔婶婶远道而来，父亲却昏睡不醒，那多扫兴，便给小杨发微信，嘱咐她明天清晨不要让老父坐起来，待我们到后才抱他起来。

去北方表弟家时，正值秋分，学校放一个星期秋假，让学生回家种麦。表弟，当时是个少年，他小小年纪，种麦当天，半夜起床，喂牲口，说让它吃饱了，好耕地。那天，我跟着他牵牛，他父亲挂上架子车，装上化肥、种子、犁、耢头、耢把、耢、斗、绳子等工具。我们走在田野上，满天星光，晨雾朦胧，蛐蛐鸣叫，可是到了地里时，那里已经人吆牛叫，喧嚣声响起一片。那是种麦子的乡亲们，忙活得热火朝天。

多年后我想，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，秋分种麦，对于农人来说是头等大事。谚语说，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，那麦子播种，时令性很强，秋分是最佳时机。还有“勿过急，勿过迟，秋分种麦正适宜”“麦种八月土，不种九月墒”“秋分麦粒圆溜溜，寒露麦粒一道沟”“适时种麦年年收，过早过迟有闪失”……那秋分种麦的谚语很多，“种成的麦子锄成的秋”，那秋分种麦，是农耕文明，也是节气规律。

“适时种麦年年收，种得晚了碰年头”，在秋分日种麦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种早种迟，要看具体情况而定，比如阴坡地，就要适当早种，还有“分前种高山，分

翌日上午9时许接到堂弟的电话，说马上就到医院了。我赶紧来到门口指挥堂弟停稳小车，然后见一头白发的婶婶先下车与我打招呼，随后看到由堂弟媳妇搀扶下车的叔叔。几年未见的叔叔，已是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

叔叔婶婶来上海看望老父，距离上次约有五六年了。老父三四年前尚能拄着拐杖走路，且自己能进食和上卫生间。疫情后，老父先后阳了两次，两次医院都发了病危通知书。好在有惊无险，但老父从此一蹶不振，不能行走，且时常产生幻觉。

这天我带着叔叔婶婶一行走进病房，万幸老父睁眼以待。见弟弟前来，他浑浊的眼睛顿时发光。叔叔颤悠悠地上前，握住兄长的手，激动无语。老父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。小杨问是否想坐起来？老父点点头。小杨于是将老父抱起挪到椅子上，我搬了把椅子放到老父跟前，让叔叔坐下来。兄弟两人紧紧握手，老泪纵横，彼此以泪交流。老父因过于激动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叔叔用手久久地按住老父的胸口，安慰他不要激动。一旁的我们见之，禁不住泪目。

兄弟俩心里明白，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。故此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此时

此刻，我脑海里突然跳出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过去对苏词是有口无心，如今才真切地悟到古人早已道尽了生离死别的人间悲情。

我平时探望老父坐半小时许，每次为了打破沉默，总在他耳畔说家乡话，他点点头，示意听懂了。有时他想说什么，却含糊不清。我是不知所云，一头雾水。我起身告辞时，老父会伸出手来挥手示意。记忆中父亲是个铮铮铁骨的山东汉子，不轻易表露伤感，特殊时期他受了不少苦，却从不屈服，更不流泪。父亲对我更是严厉，我若犯错或不听话，他会厉声责骂，甚至动手。我18岁当兵离开上海的那天，他特意请假去老北站送我，满载新兵的闷罐子车徐徐离去时，站在人山人海里的父亲一反常态地向我挥手，那情景，令我刻骨铭心。

叔叔已近鲐背之年，我心想这次相见也许是诀别吧，故此，我让二老多待一会儿。我与婶婶和堂弟说了许多话，上午11时，我悄声询问叔叔，我们还要赶至饭店吃饭，可以走了吗？叔叔点点头。我便在父亲耳畔说，我带叔叔他们去吃午饭，我们先走了。这时父亲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我与你们一起去。”这怎么可能？我安慰他，说以后叔叔会经常来看你的。父亲顿了顿，说：“吃完了饭，再来。”

临别，父亲万般不舍地挥手，叔叔迈着重步一步一步回头……我的眼泪又禁不住涌了出来。

十天不早，秋分后十天不晚”，是说在秋分前后十天种麦，都是适时的。

冬小麦提高产量，播前底墒水要浇足，如果适当晚播，可减少冬前耗水，确保播种质量。民谚说，“犁地不耨麦，麦子要空死”，那耨地用的耨，过去有用藤条编的，如果天旱，土质特硬，犁起来吃力，犁过后满地都是胡基疙瘩，非常难耨。所以农谚说，“小麦不怕旱，单怕胡基咬”，那大块胡基，就是大块硬土块，会压住种子，影响出苗的。那时没有旋耕机，全靠人力一块块敲打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为确保播种质量，还要播前浇足底墒水。农谚说，“淤地种好麦，明年豆更强”“种麦泥窝窝，来年吃白馍”“种麦泥流流，来年吃馒头”“要吃面，泥里拌”，说的就是种麦之地，墒水要足，是个硬道理。

秋分种麦，农谚很多，让我从中获益良多。我想，古人充满了生存智慧，棉花斗地，人定胜天。是呀，秋分时节，棉花吐絮，烟叶变黄，五谷成熟，还有橙子、山楂、猕猴桃、柿子等硕果累累。而独有麦子，倒行逆施，它刚刚播种下去，将要挑战严寒，迎接春天，走向盛夏烈日时，才能喜获丰收。



皓月当空

张金贵 摄

力摘吧。

摘下的豆荚，除了一部分剥出豆粒，用来烧菜外，剩下的，便用来炮制那虽经时间洗涤，却犹自在记忆里美好着的毛豆结干。

毛豆结干，也叫“毛豆莢干”，在那时是家家户户必备，调剂贫乏日子的小零嘴。

这种闲食的做法比较简单，先用盐腌一下，然后放到沸水里，加一颗茴香，煮得熟而不烂，捞出摊到竹匾里，置于秋阳下连晒几个日头。等干透后，存入放有干石灰的陶罐中贮存，能一直吃到新年过后。

平日里嘴馋了，就拿出来吃。干透的毛豆莢，剥起来会发出清脆的窸窣声。里面的豆粒，丢入口中嚼碎，咸中带鲜之余，还有一种带着满满太阳气息的“硬香”。那种滋味是天然的，经得起久品的。吃到最后，豆香留齿颊，恍惚间让人以为又来到了田园。

只是，毛豆结干也有缺憾。它们虽不

白桦林

若 荷

穿过广袤的坝上草原，一片原始的白桦林生长在它的北端，远远看去，树干笔直地投向云端，嶙峋的峰骨秀朗挺拔，幽深静谧得望不到边际，它们给坝上草原的一年四季带来不一样的景致。驻足于白桦林里，耳畔不时响起阵阵涛声，阳光覆盖在广阔苍郁的草场上，透过树荫洒下斑驳的光影，更显一片蓬勃的景象。

京北草原的时光是无涯的，悠闲的游人，牧放的马群，都在这里缓慢地度过时光。那些彪悍的骑手，可我却忍不住骑在骏马上的豪迈，沿途的越野车让人目不暇接。你可以跟随自驾而来的车辆漫无目的地行驶，也可以孤独而行，向着已经预定的目标，进入坝上盛夏的草场。

有养马人在草地上设置了靶场，簇簇弓箭斜放在羊皮做成的箭囊中，不远有一条弯曲的小河，身戴马鞍的马儿在旁边悠闲地吃草。车子从平缓的山坡向西北而去，那里的草原更深，草场里的草更加茂密。草地上清澈的水流是来自雪地融化的雪水吗？停下来，爬上山坡看去，弯弯曲曲就像一条明亮的玉带。阳光斜照着这片广阔的草原，照在这条弯曲的河流上，可我却看不到它的起始与尽头，它是草原上一种闪烁着的生命流动。

渐渐地，附近不见了牛羊，不见了同样开着车子前来草原的人，我们孤独地开在朝着白桦林方向的泥土路上，然后没入了草丛，没入了花海，与一片片白云一起飘在天际。等了很久，长长的跑马道上，才有一骑人马风风火火地驰过，仿佛穿越了时间的长廊回到了远古，在哒哒的马蹄声里，消失在起伏的草原尽头。

本以为就这样开车行驶下去，终于，我们还是看见了那片白桦林。四周的山势围裹着它，使它们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山坡上安然耸立。其实那也不算是山，曾经爬过北方连绵的高山，见过云南的绝壁峭岩，对大山的印象颇为熟悉，他们奇峰异峦，高矗入云，而我所见的草原之山就像一条起伏不平的弧线，虽然背景清晰，但如驭舟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。在这里，山不过是草原上的一峰峰波涛，连天涌起，

秋风吹美扁豆花

邹凤岭

走在乡间小路上，秋风带着丝丝的凉意。晨曦映照，田园静寂。落叶流水，枫叶飘红。此时，正是扁豆盛花期。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（清·郑板桥）秋日里，扁豆花毅然开放，姹紫嫣红。大自然的神功，造化了又一田园风景。

夏是什么时候走的，我并没有在意，正如秋是什么时候来的一般。忽然间，天就高了，云就淡了，风就爽了。看眼前盛开的串串扁豆花，我想起儿时听母亲说的话：“要是扁豆花开了，天就凉了，再也不用冷水冲澡了。”

扁豆，是农人喜爱种植的植物。扁豆，耐干旱，耐高温，对土壤适应性广。水稻种下田地后，村上人家就在田陌十边地、河岸边种上了扁豆，栽上了向日葵。从春到夏再到秋，向日葵与扁豆紧紧地缠绵在一起，高高的葵花扯着扁豆的藤蔓，互依互靠，向着太阳生长。多少次，我看扁豆与向日葵紧紧地相拥，微风中仿佛能听到相互间叙说表情的细语。

我家种植扁豆的地方，就在提水浇灌秧田的八桅风车水岸边。一条弯弯的小河，流经水稻秧田边，一台提水风车立于小河岸。清秋的劲风，吹动八桅大风车，提水悠悠转不停。河岸边，母亲种下了向日葵和扁豆。秋日里，葵花结出了铜盆大的葵花饼，黑色的葵花籽，排列整齐。高高的葵花秆，缠绕着扁豆的藤蔓，绿意奋力向上。秋的时光，扁豆进入了盛花期。绿色的藤蔓，盛开的花朵，如彩蝶般飞舞。扁豆花开，前面的花儿谢了，结出了串串扁豆角。后面的花便又开了起来，从不间断。扁豆花开，从浅秋一直开到深秋，结出的扁豆角，收获一筐又一筐。扁豆花开，给人以开不尽、看不完，唯美之美感受。

“伏日炎风减，秋晨露气凉。边朝僮仆善，采摘报盈筐。”清代诗人黄树谷的《咏扁豆羹》，写出了采摘扁豆的情景。入了秋，黄瓜的藤儿枯了，茄子的枝叶萎了，扁豆花开始结出了嫩豆荚，上了农人家的餐桌。喜爱扁豆，还因“瓜和豆角半年粮”。扁豆的营养成分丰富，嫩荚可作蔬菜食用，也可与米同煮成饭。入了秋，母亲早早地叫我起了床，去往田地间采摘扁豆荚。看那紫红色的嫩豆荚，像是弯弯的红

没有北方或南方那种险绝的峻峭。

草原上的草地看上去十分平整、严密，但当你拨开青草，却发现底下竟还有暗流潺潺向东流去，那水清澈甘冽，干净得仿佛溢出甜味，行走上面，不经意间就会踩中一堆纠杂在一起的杂草。腐草、马粪以及汩汩流淌着的溪水塑造了这片黑色泥土的肥沃，在它们面前，显示出一片蓬勃的生命之机。

因为开车，我们可以将它停靠在离白桦林不远的地方。水泽将茂盛的草场染成碧绿，五颜六色的花都集中在这里，让人目光无法只盯着一朵。拨开草丛，草虫在叶片底下爬行，叶片之上，有带着翅膀的草虫，在草丛里策动着声音浩大的翅膀，使安静的草原发出阵阵簌簌的声响，我没有在这里看到蜜蜂，倒是蝴蝶在花朵上栖息，歇在一枝花朵的蕊中。

坝上草原的白桦林，一直是旅游爱好者的打卡地，它们大都是从生的、弯曲的，林间缝隙里投进来的阳光下，听鸟儿雨一样地鸣唱，看腕表上的指针慢慢从上午划过树梢，就仿佛从无穷的时间中，找到了属于天地的节奏。只有到过白桦林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这种特殊时光，只有亲身触摸过白桦林的人，才能在即将启程时，流露出对它们的依依不舍。

走进白桦林，倚在枝丫端庄的树干上拍照，感觉一叶一技都似曾相识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，给人身上罩上透明斑驳的光晕。朴树的那首《白桦林》脍炙人口。据说每个前来白桦林的年轻人，都期待有一场美好的爱情出现。但是，它只能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里，与某段铭心刻骨的生活有关，绽放于白桦林中的爱情，一定与金钱和物质无关。

许多人是揣着一腔情愫来到白桦林的，被“高高的白桦林里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”拨动青春。那些长满“眼睛”的白桦树，实则是它生命里的一些疤痕。当你心怀爱情的时候，便感到它深情脉脉，当你被爱情所伤，那些从疤痕里流出的汁液，便又仿佛是“情人的泪滴”。

我们准备在黄昏来临之前，离开白桦林，驱车向另一处风景而去，那里有更加美丽的草场。在我们前方，那些最早驶向白桦林的车辆留下的深深的车辙，分明可辨这些深深的辙，指引着那些曾经懵懂闯进草原和白桦林的人们。风猎猎地吹着，吹起每个人心中的超逸与洒脱。

当毛豆结成干

钟正和

暑气渐退的秋天，瓜果次第成熟。水田里的晚稻已开始抽穗扬花，田园里的毛豆也长得齐腿般高，一串串累累的豆荚鼓了起来，敲响丰收的锣鼓。

眼看毛豆大批成熟，家里爆毛豆、毛豆炒咸菜、炆毛豆轮番上阵，都来不及吃了。外公借一个清早，从垄头上将毛豆整棵刈断，再把这些弥散着湿漉漉田野气息的物事，连秆带叶捆好后，一趟又一趟地挑回家，摊在空地上，指派我和妹妹加紧摘下豆荚。

过去的农家，诸如剪螺尾、摘豆芽等零碎活计，多是专门留给孩子做的家务。原本闲来无事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其实也没啥可埋怨的。唯独对处理毛豆这种生来姓毛，几乎无处不毛的家伙，儿时的我，可谓既恨又怕。

毛豆是连着豆秆一起砍下来的。在拽下豆荚，剥取那唯一“不毛”的部位——豆粒的过程中，不仅要面对坚硬扎手的豆秆毛，还得应付粗糙刺皮肤的茎枝毛以及细密、沾到哪儿哪都痒的叶面毛。最恐怖的还在于，时常翻着翻着，就会出现一条长毛披身，身子一拱一拱，气急败坏地在豆秆、豆叶上蠕动的毛虫身影。至今念及该场景，仍觉头皮发麻，鸡皮疙瘩骤起。并且，这鬼东西会蜇人。那数番手肿得像只馒头，疼痛难忍的惨痛经历，想想都伤心。

所谓：皇帝不差饿兵。为了安抚我们，外公开出了悬赏。每摘出三斤豆荚，就犒劳一分钱。后几年还逐渐加码到一斤一分。这份收入，在当时作为零花钱算是蛮可观的。一寻思着，靠这钱能买到眼馋许久的各种零食和小玩具，咬咬牙，努